

目錄

阿長與《山海經》	4	看鏡有感	97	謠言世家	159	爬和撞	210
五猖會	12	春末閒談	103	關於婦女解放	162	幫閒法發隱	213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18	一點比喻	110	火	165	打聽印象	216
父親的病	26	送灶日漫筆	115	搗鬼心傳	168	北人與南人	219
瑣記	34	談皇帝	122	家庭為中國之基本	172	朋友	222
藤野先生	44	略論中國人的臉	126	航空救國三願	175	清明時節	225
秋夜	53	宣傳與做戲	132	文學上的折扣	178	偶感	228
雪	57	中華民國的		言論自由的界限	182	臉譜臆測	231
風箏	61	新「堂·吉訶德」們	136	推	185	隱士	236
死火	67	由中國女人的腳， 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 胃病——「學匪」派		二丑藝術	188	漫談「漫畫」	240
立論	71	考古學之一	141	談蝙蝠	191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244
死後	74	經驗	148	華德焚書異同論	194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82	諺語	152	我談「墮民」	197		
論雷峯塔的倒掉	86	世故三昧	155	別一個竊火者	200		
戰士和蒼蠅	90			晨涼漫記	203		
夏三蟲	93			「揩油」	206		

阿長^①與《山海經》^②

導讀

《阿長與〈山海經〉》最初發表於 1926 年 3 月 25 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副題《舊事重提之二》，後來被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

阿長是魯迅先生小時候的保姆，是舊社會裏的一個普通農婦。文中沒有寫到的阿長的結局是：在一次看戲途中，阿長癲癩病發作，死在船中。《山海經》的主要內容是我國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還保存了不少上古時代流傳下來的神話故事。阿長為「我」買的是繪圖本的《山海經》，裏面有：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

《阿長與〈山海經〉》是典型的「閒話風」散文，筆調親切，平和，如話家常，就像與好友促膝談心一樣，娓娓道來，這篇散文展現了魯迅先生心靈世界中最為柔和的一面。

作為一篇寫人的回憶散文，《阿長與〈山海經〉》以「我」對阿長的感情變化為中心線索，運用白描手法，通過豐富生動的日

常生活細節，塑造了阿長可親可敬的感人形象。起先，「我」實在不大佩服阿長，因為她總喜歡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夏夜她常伸開手腳，佔領全牀，在牀中間擺成一個「大」字，擠得「我」無處翻身；她還有滿肚子麻煩的禮節，比如元旦的古怪儀式：一大早就讓「我」吃冰冷的福橘，等等。但是，聽阿長講了「長毛」的故事之後，「我」從此就對她有了特別的敬意。再後來，她為「我」買來繪圖的《山海經》，又使「我」發生新的敬意，知道她確有偉大的神力了。

《阿長與〈山海經〉》是一篇溫馨的作品，作者的敘事語調是幽默輕鬆的，充滿了脈脈溫情。阿長對於「我」，有發自天性的質樸的愛，正因為有了這種溫暖和愛，「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做成功」。

① 阿長，魯迅幼時家中女工，也稱「長媽媽」。

② 《山海經》，中國古代地理著作，書中保存了大量上古神話和傳說故事。

長媽媽，已經說過，是一個一向帶領着我的女工，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這樣稱呼她，似乎略帶些客氣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長。我平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例如知道了謀死我那隱鼠的卻是她的時候，就叫她阿長。

我們那裏沒有姓長的；她生得黃胖而矮，「長」也不是形容詞。又不是她的名字，記得她自己說過，她的名字是叫作甚麼姑娘的。甚麼姑娘，我現在已經忘卻了，總之不是長姑娘；也終於不知道她姓甚麼。記得她也曾告訴我這個名稱的來歷：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個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這就是真阿長。後來她回去了，我那甚麼姑娘才來補她的缺，然而大家因為叫慣了，沒有再改口，於是她從此也就成為長媽媽了。

雖然背地裏說人長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說句真心話，我可只得說：我實在不大佩服她。最討厭的是常喜歡切切察察^③，向人們低聲絮說些甚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裏一有些小風波，不知怎的我總疑心和這「切切察察」有些關係。又不許我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說我頑皮，要告訴我的母親去了。一到夏天，睡覺時她又伸開兩腳兩手，在牀中間擺成一個「大」字，擠得我沒有餘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經烤得那麼熱。推她呢，不動；叫她呢，也不聞。

「長媽媽生得那麼胖，一定很怕熱罷？晚上的睡相，怕不見得很好罷？……」

母親聽到我多回訴苦之後，曾經這樣地問過她。我也知道這意思是要她多給我一些空席。她不開口。但到夜裏，我熱得醒來的時候，卻仍然看見滿牀擺着一個「大」字，一條臂膊還擱在我的頸子上。我想，這實在是無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許多規矩；這些規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煩的。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自然要數除夕了。辭歲之後，從長輩得到壓歲錢，紅紙包着，放在枕邊，只要過一宵，便可以隨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紅包，想到明天買來的小鼓，刀槍，泥人，糖菩薩……然而她進來，又將一個福橘放在牀頭了。

「哥兒，你牢牢記住！」她極其鄭重地說，「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記得麼？你要記着，這是一年的運氣的事情。不許說別的話！說過之後，還得吃一點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來在我的眼前搖了兩搖，「那麼，一年到頭，順順流流^④……」

夢裏也記得元旦^⑤的，第二天醒得特別早，一醒，就要坐起來。她卻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將我按住。我驚異地看她時，只見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搖着我的肩。我忽而記得了——

④ 順順流流，同「順順溜溜」。

⑤ 元旦，即大年初一。

③ 切切察察，形容愛說閒話的神態。

「阿媽，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聰明！恭喜恭喜！」她於是十分喜歡似的，笑將起來，同時將一點冰冷的東西，塞在我的嘴裏。我大吃一驚之後，也就忽而記得，這就是所謂福橘，元旦關頭的磨難，總算已經受完，可以下牀玩耍去了。

她教給我的道理還很多，例如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吃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鑽過去的……此外，現在大抵忘卻了，只有元旦的古怪儀式記得最清楚。總之：都是些煩瑣之至，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時也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對我講「長毛」。她之所謂「長毛」者，不但洪秀全軍，似乎連後來一切土匪強盜都在內，但除卻革命黨，因為那時還沒有。她說得長毛非常可怕，他們的話就聽不懂。她說先前長毛進城的時候，我家全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門房和年老的煮飯老媽子看家。後來長毛果然進門來了，那老媽子便叫他們「大王」，——據說對長毛就應該這樣叫，——訴說自己的飢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吃了罷！」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了過來，還帶着一條小辮子，正是那門房的頭。煮飯老媽子從此就駭破了膽，後來一提起，還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輕輕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駭死我了，駭死我了……」

我那時似乎倒並不怕，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個門房。但她大概也即覺到了，說道：「像你

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我以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門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況且頸子上還有許多灸瘡疤。

「那裏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麼？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這實在是出於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我一向只以為她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罷了，卻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夜間的伸開手腳，佔領全牀，那當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應該我退讓。

這種敬意，雖然也逐漸淡薄起來，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謀害了我的隱鼠之後。那時就極嚴重地詰問，而且當面叫她阿長。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長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懼憚她甚麼呢！

但當我哀悼隱鼠，給牠復仇的時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繪圖的《山海經》了。這渴慕是從一個遠房的叔祖惹起來的。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如珠蘭，茉莉之類，還有極其少見的，據說從北邊帶回去的馬纓花。他的太太卻正相反，甚麼也莫名其妙，曾將曬衣服的竹竿擱在珠蘭的枝條上，枝折了，還要憤憤地咒罵道：「死屍！」這老人是個寂寞者，因為無人可談，就很愛和孩子們往來，有時

簡直稱我們為「小友」。在我們聚族而居的宅子裏，只有他書多，而且特別。制藝和試帖詩，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卻只在他的書齋裏，看見過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他說給我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裏^⑥了。

我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畫，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他是很疏懶的。問別人呢，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壓歲錢還有幾百文，買罷，又沒有好機會。有書買的大街離我家遠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一趟，那時候，兩家書店都緊緊地關着門。

玩的時候倒是沒有甚麼的，但一坐下，我就記得繪圖的《山海經》。

大概是太過於念念不忘了，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向來沒有和她說過的，我知道她並非學者，說了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都對她說了。

過了十多天，或者一個月罷，我還很記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我，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

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又使我發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夠做成功。她確有偉大的神力。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

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為心愛的寶書。

書的模樣，到現在還在眼前。可是從還在眼前的模樣來說，卻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紙張很黃；圖像也很壞，甚至於幾乎全用直線湊合，連動物的眼睛也都是長方形的。但那是我最為心愛的寶書，看起來，確是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一腳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沒有頭而「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還要「執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後我就更其搜集繪圖的書，於是有了石印的《爾雅音圖》和《毛詩品物圖考》，又有了《點石齋叢書》和《詩畫舫》。《山海經》也另買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圖贊，綠色的畫，字是紅的，比那木刻的精緻得多了。這一部直到前年還在，是縮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卻已經記不清是甚麼時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長媽媽即阿長，辭了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罷。我終於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經歷；僅知道有一個過繼的兒子，她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

三月十日

⑥ 那裏，同「哪裏」。